

◆貫文學校修復前。  
Kevin Chan 攝



## 展場不足 文化機構轉戰鄉郊

# 廢校翻生變藝文空間

# 有望發展文化村落

川龍村，香港人耳熟能詳，這裏有頗具鄉郊特色的端記茶樓、歷史悠久的三生酒廠、鮮甜可口的西洋菜，亦是大幅山的行山客必經之地。川龍村貫文學校建於1958年，至1988年因生源不足而停辦，此後的幾十年，學校逐漸荒廢，被叢生雜草包圍。而今，貫文學校由香港攝影文化協會租用，歷時兩年重建，沿用舊名原址開設「貫文空間」，推廣攝影文化藝術。香港鄉郊現約有180餘間廢校，部分已在「可供短期使用的政府用地」計劃下，為非政府機構或社企租用。伴隨市區藝文展場的緊缺，文化機構開始將視線投向鄉郊地帶，廢校如何能變為文化空間，又怎樣與所處地區聯動發展？「貫文空間」的出現，也許能提供少許示範。 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
部分圖片由香港國際攝影節提供



◆柏齊《影像發聲：川龍村民二三事》邀請村民陳偉昌用自己的家庭照，講述川龍溪流變化的故事。



◆藝術家採集的植物製作顯影劑。

改建後的「貫文空間」空間簡單，參天青木下，保留了風骨鏗鏘的四字學校招牌，兩間課室變為兩個闊落的展廳「明室」和「暗室」，場內現正舉辦的黃淑琪和柏齊的個人展覽，內容是兩位影像藝術家根據為期兩年的川龍田野考察，以影像呈現的作品。「我們希望這個空間，可以接觸到人，和這個地區，給來者一個機會，思考自身與環境的關係。」香港攝影文化協會董事會成員孫樹坤（Leon）說。

### 並非地標 以攝影聯結地方

攝影藝術在香港，似乎從沒有一個地標式的空間。「貫文空間」的出現，令香港攝影文化協會終於有了一個極常展覽空間，這令Leon感到欣慰，但將此處作為香港攝影的地標來發展，他們卻也並無這樣的「野心」。也許是從一個攝影師感性的角度觀察，Leon認為「貫文空間」的價值，是在於聯結人與地方，而攝影的魅力，自然會在這種聯結中抽絲剝繭般展現。

空間正式開幕前，已經舉辦過多次攝影沙龍和藝術家駐地研究。Leon最難忘的是英國藝術團體The Sustainable Darkroom成員之一的Alice Cazenave於今年3月舉辦的永續攝影實踐工作坊，藝術家帶領參加者在川龍沿山行走採集植物，然後大家拍攝照片，再用採集的植物作為顯影劑將照

▲黃淑琪的展覽《石頭與凝視》，與川龍村民與歷史息息相關。

▶香港攝影文化協會董事會成員孫樹坤。  
黃依江攝

片沖印出來。「當攝影與周圍環境有了關聯，人們不僅重新認識了川龍，也重新認識了攝影藝術和自己，這是種很好的啟發。」Leon說。他亦認為，攝影藝術不一定需要一個地標的存在：「因為人們對於攝影作品的感受是烙印式的，在看到的第一眼就已經決定。我們希望空間可以真正發揮它的功能，去聯結和啟發人們，攝影文化自然可以得到推廣。」

### 擁抱村民 把可能性留給用家

對於空間的使用，無法與當地環境割離。貫文學校在1958年重建後初期只辦一至三年級，由於只有兩間課室，不同年級要輪流上課，全盛時期學生有180人，不少年長村民均在校內就讀過。1988年因市區學校普及，貫文學校因生源不足而「殺校」，但閒置後校舍也常被村民使用，比如曾有學校老師因結婚當日遇上颱風，而轉在校舍內擺酒；逢年過節村民也會在校內的灶頭煮食，在操場上分享盆菜。

貫文學校改建項目建築師洪彬芬（Fanny）在規劃時，亦顧及了村民與這棟建築之間的深厚感情，在展廳之外，將一部分空間留給了村民。洪彬芬是香港少有的做文物保育工作的建築師：「通常做古蹟修復和改建，第一個問題總是，有沒有一些地方需要保留；貫文學校雖然並非政府認定、有身份的古蹟，但我們都要先去了解學校的歷史、學校與這條村的關係，我發現貫文學校其實也是整條村的一個集體空間（Community Space）。」當了解到這一空間對於村民的重要性，Fanny希望在改建後，空間既有藝文用途，又能同時給村民使用。她和團隊將校舍外空地半人高的雜草全數除去，抬高了兩間課室外的地台，頭頂加建透明玻璃天花，門前設長椅，坐在那裏可以望着草地和遠處的風景。「作為展覽空間的延伸，我希望觀眾可以在看完展覽後出來坐一坐，村民也可以坐一坐，他們可以繼續使用這塊空地，有一個聚集的空間。」Fanny說。

「很多人未必知道，閒置空間比如廢校可以有這樣的可能性。我們總是覺得文化空間不夠多、展覽場地不夠多，若大家能像我們這樣轉化廢校的案例，相信也會對這些閒置空間產生新的想法。」Leon說。

### 聯動發展 有望形成文化村落

展覽開幕那天，村民們也參與了開幕儀式，他們帶來自己製作的西洋菜蜜和茶果予予觀摩，談起貫文學校的歷史，也是滔滔不絕。Leon認為川龍村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有自豪感，村民們重視自己的歷史，相信未來可以產生很好的互動。他亦相信若好好打理，未來川龍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呈現客家文化的村落。

比起其他廢校，貫文學校所處的川龍已算是交通方便，有固定可直達的巴士及小巴路線，由荃灣市中心搭的士過來，車程也只有十幾分鐘。「貫文空間」開幕後，不時有遊客打來詢問空間是否營業，希望前來觀展。而香港攝影文化協會也在設想更多跨國、跨地區的合作，Leon表示，開幕當天已經有一位韓國攝影節負責人前來，打探有無合作可能。「因為不是太多文化團體會利用廢校作為藝術空間，所以外界都很感興趣，相信藉此空間，我們未來也能與更多其他地方的攝影文化機構達成合作。」Leon相信，「貫文空間」將成為香港攝影文化協會與外界合作交流的基地。



◆在永續攝影實踐工作坊中，藝術家帶領參加者在川龍沿山行走採集植物。

## 改建過程漫長 建築師：「開荒牛」最難做

在政府「可供短期使用的政府用地」計劃下，非政府機構或社會企業，一般以5年租約短期租用空置校舍及可供使用的臨時空置政府用地。發展局亦在2019年推出10億元資助，支援獲批機構展開基本修復工程。雖然有政府資助，但不意味著租方無需付出，廢校的改建過程所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與時間成本，並非所有租用機構都可以承擔。

改建的空間不僅需要取得不同政府部門的批文，水電供應也是一個難關。「為達到現時所需消防標準，用電量變大，村校以前的電纜不足以供應，因此要向中電申請安裝電錶，並要重新拖一條電纜過來這邊。」Fanny

ny指為了這條電纜，整個地盤等待了差不多一年時間，「電纜沿着荃錦公路來，要掘路，所以又牽涉到路政署，一段段掘，一點點送來。水也是同樣的問題，但我們無法再等待那麼長時間，所以先向周圍居民借水喉通水，工程才能如常進行。川龍比起其他地方尚不算偏遠，但水電問題都這樣麻煩，那麼再偏遠一點的地方又如何呢？」

Fanny指廢校的首個租方就像「開荒牛」，要先把所有基建都做好，這一過程漫長艱辛，但相信之後的用家就會便利很多。在她看來，廢校和閒置空間要成為向公眾開放的地方，改造時間漫長，租方投入人力與成本巨



◆貫文學校改建項目建築師洪彬芬。  
黃依江攝

大，對於一些小型團體而言是很大負擔。若只能租用5年時間，改造翻新就要用掉3年，剩下的運營時間就十分短暫。「若能延長租用的時間，相信NGO申請的疑慮也會少一些，申請租用的人也會多一些。」

### 獲批准改建並已投入使用的香港廢校列表

學校名稱	機構名稱	用地的短期用途
前小商新村公立學校（元朗南生圍）	神召會元朗錦光堂	社區服務中心
前三和公立學校（北區打鼓嶺）	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	導盲犬訓練學校
前天主教英賢學校（元朗丹桂村）	Muhammadiyah Ghosia Islamic Association	社區服務中心
前賈梅士學校（油尖旺區覺士道）	香港話劇團	戲劇教育中心
前貫文學校（荃灣川龍）	香港攝影文化協會	攝影資源中心
前竹慶公立學校（元朗新田）	果園社企	社區服務中心
前冠英小學（元朗米埔）	Anfield Hearts Foundation	協助有特別教育需要兒童的非牟利學校